谿谷集 第九

疏箚
啓辭

共十五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九

疏劄十四首

司憲府劄

伏以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臺閣目見上天疾威灾害並至生民將盡 國家阽危而不能竭忠規進讜言裨補 聖德禳塞天譴伏奉七月二十六日教旨令中外臣民各陳闕失臣等可言不言而殿下道之使言若復泯嘿是重負 殿下而死有餘罪矣玆敢靦縷瞽說仰塞 明旨夫君道有體用修己安民而已人君以眇然一身處億兆之上

而爲之表準故其存乎我者必極其正而後可以
責人之不正極其公而後可以責人之不公極其
誠而後可以責人之不誠洪範所謂建極是也然
求其所以致此者亦有學焉而已矣帝王之學雖
與韋布不同然其立志欲真切窮理欲精密踐履
欲篤實則無以異也譬之農事立志猶下種也窮
理猶耘苗也踐履猶收實也三者廢其一農不成
矣人君之爲學可謂難矣內則有衆欲之交攻外
則有萬務之沓至其心易以撓奪其事難以專一
講劘啓沃之益只在於經筵於是怠焉無可幾矣

臣等竊聞 世宗 成宗及 宣廟初載旣日三
御筵矣又有夜對又有不時召對數接儒臣致
講問蓋有學如不及之勤矣故 聖學成就治效
熙明非後世之所及也 殿下自卽阼之初開筵
講學不能如 祖宗故事至于近日漸就稀闊
臨筵之際務尙簡黙未嘗從容咨叩筵臣備禮講
讀抱卷而退 輟講還內則所與處者非宮妾則
宦侍也操舍敬肆之實外臣又無因而知也如是
而欲望進德修業追踵古先哲王無乃已疎乎然
求其病源則都在於 聖志之不立志不立則學

不進學不進則德不成德不成則其發於心術措
之政令者舉皆偏倚繆戾不得其中正矣心之不
享乖氣之致灾未必不由於此也 殿下若能翻
然改圖奮然發憤以聖賢爲必可學三代爲必可
至數御經筵専精研究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推之
於事持之以不息行之以誠實如是則德安有不
成而治安有不興者乎甚矣古昔聖王之樂聞箴
規也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
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
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而猶懼其未

也又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蓋無時無處而無讜言也是故下無隱情上無過舉明王之治皆是物也伏覩
殿下聖質聰明恭儉寡過獨於聽納之道未盡恢廓之量 臨御六年以來進言之臣屢被嚴敎或有 特命補外者或有棄置不用者其幸而免此者亦不過汎辭優容而已未見有虛心採納用其言而行其畫者也夫進言者之所言未必皆盡善也然其職則皆言地也其言則皆道耳也
殿下非唯不用其言甚或抉摘而文致之以此羣臣沮喪以言爲諱公卿大臣處尊顯之位者

莫不惡骨鯁而喜軟熟此豈非上行而下效者乎
嗚呼此豈 國家之福而 清朝之美事哉乃者
殿下祗畏天威 特下求言責己之敎十行絲綸
丁寧惻怛遠近聞之孰不感發然而浮薄之徒或
有竊議以爲文具者盖以 殿下平日不能無厭
言之病故言出而誠不孚於人也自旬月以來應
旨陳言者亦非一二其中未必無可採擇者未知
殿下用何言而行某事袪某弊耶求之而不言則
責在下言之而不用則責在上畢竟所言所用止
於是而已則雖謂之歸於文具可也豈不大可恨

者乎伏願 殿下虛心察理翕受敷施凡其言之
可取者一一采用不俟終日而前後以言事被貶
者悉皆收召置之言責之地則遠近風動朝野吐
氣皆知求言之擧出於應天之實人心悅服天怒
可回矣噫懋學所以修之於內聽言所以取之於
外表裏相須無非修己之要此非臣等之臆說皆
聖賢明訓布在方冊者也若乃安民之事其目極
繁非可以一二擧然其要在於損上益下而已國
家不幸纔經兵禍旋遭凶飢廟堂之籌畫度支之
講求何嘗不以此爲務也然而實惠未究人心一不

服者蓋以 殿下之心未能純於公而或以私撓之也何以言之自比年來臺閣論宮家魚塩而 殿下不聽草野陳內需弊端而 殿下不用至於轉借蘆田以補西餉變通斜付以資賑饑則其勢誠急而其事不容已也 殿下皆不許焉唯聞內需文書旁午州縣推討奴婢折受田場者往往有之有司之所裁減不過衛卒之廩食與勳胄之世祿耳如是而尚可謂損上而益下乎民雖至愚亦有至神者存焉君上舉措萬目俱瞻有其言而無其事民不信也有其事而無其心民不服也況

殿下徒有其言而已內無實心外無實事雖欲得
民之信服何可得也經稱民之父母又曰如保赤
子父母之於赤子見其將阽水火而猶復恡其私
財不思所以亟救之乎天譴已極則天命之不絶
未可知也民怨日甚則民心之不離未可知也言
至於此不覺膽寒臣等謂宜斷自 聖衷將前後
廟堂臺閣及近日言者所陳事關內需司諸宮家
者商量輕重一一施行然後令大臣度支偹細講
究凡可以損上益下而有補於軍民之政者次第
擧行無如向來擧小遺大有名無實之爲則其於

誠小民祈天命之道庶乎其可幾矣噫今之時事可言者多臣等竊意其大者不出於茲數者伏惟

聖明留神察納焉取 進止

論羅萬甲不宜遠竄劄

伏以伏見昨日 備忘記羅萬甲不思悛改專主時論是非通塞唯意所欲削職遠竄者臣看來驚愕不料 聖明之世有如許擧措也竊念 聖教中專主時論等三語乃是權奸專國如曩日三昌者之所爲人臣苟有是事雖加以放流竄殛之典未爲過也今乃以是爲萬甲之罪案竊恐 天日

之明有所未燭於臣下之情狀也臣請言萬甲之
為人萬甲虛懷好善素有行誼廢朝時處身極有
可觀故儕流頗取其長處然其性戇不解事氣浮
不擇言病痛如是雖愛萬甲者亦不以十分完人
待之且渠年少官卑聞望輕微雖欲主張時論孰
肯許之況通塞之柄都在銓曹萬甲身在局外雖
欲干與勢不可得銓官皆地尊望重誰肯聽命於
萬甲而自縶其手足乎不知銓官欲通誰人而為
萬甲所塞欲塞誰人而為萬甲所通臣亦銓官一
家人也果有是事臣豈有不知之理乎至於屋底

私語竊議是非則容或有之以是爲罪非但一萬
甲通朝士夫誰能免此大抵　國家用罰必須論
罪的當擬律平允然後人心服若以暗昧無據之
事成人之罪不唯受罪者有寃辭舉朝之士其誰
不自危而自懼一自昏朝斬伐摧傷之後士氣銷
沮人物眇然雖勤勤培植猶恐不足於用若復輕
開荆棘之路橫加之以文罔恐與　聖明安靖朝
廷愛養人材之意或相左也臣聞萬甲有臨年老
母目盲不見物死亡無日母子相離便成永訣竊
其情理亦念矜惻渠雖百無善狀然其暱侍經幄

有年矣以 聖上體下之至仁寧無惻然可憐之
意乎伏願 聖慈恢覆燾之量 特收嚴命不勝
至幸臣至愚極陋受 恩深厚目見朝家有大過
擧而喑無一言是臣上負 君父下負方寸而爲
名義之罪人玆敢冒昧萬死進其瞽說無任惶悚
震越之至取 進止

大提學等兼職乞免疏

伏以臣之狗馬賤疾已悉於呈單 聖明亦已洞
燭矣積羸之餘得此風病廔試砭灼略無寸效堂
戶之間行動猶艱況望驅策筋骸以供職事乎唯

思屏蟄調息靜竢司命處分而已仍念臣曾以昏
謬之見妄論典禮屢被重臣詆罵臣之罪戾臣實
自知令者朝議已定 縟禮將舉如臣謬妄負犯
者自當顯被 譴訶以示朝家甄別是非之意況
臣兼帶文衡等職名乃館閣之長非庶官之比尤
不敢冒沒竊據自取狼狽伏願 聖慈天地父母
曲察微臣病勢事勢兩難處職之狀將臣兼帶大
提學等職名 早賜鐫罷以為保全終始之地公
私幸甚言出血忱不知所裁臣無任戰灼隕越之
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伏以臣以賤疾日甚不堪供職三單一疏懇乞解任誠未上格尚 靳恩許是必 聖明謂臣循例引疾而未察沉痼之實狀也臣雖素抱羸癃猶得支撑度日自 上年冬百疾迭侵元氣頓敗開春之後乍得一分蘇歇旬日以來又復增劇肩項不仁之患自是主證而其餘諸證種種難狀飲啖日減肌肉日消階庭堂户之間猶不得任意行動自料病勢決非旬月之所能瘳臣之本職別無公務若兼帶則無非緊關而文衡之任所係尤重以臣

謭陋雖復專精緗素溫繹舊業猶不足以稱職矧
今呻吟床席日以藥餌為命目昏不能看書臂痺
艱於作字神氣憒瞀文思竭涸日用簡牘亦難酬
應況可以提衡藝苑而掌詞命之重乎人臣之罪
莫大於曠官虛帶華銜寤寐不安伏乞 聖慈曲
垂矜憐將臣兼帶大提學及 經筵史局賓客等
職名亟 賜遞免以便公私不勝至幸

三疏

伏以臣之賤疾沉痼已悉於前後上章 聖鑑必
已洞燭昨者 召命再臨不得祗赴一息猶存豈

敢以病自解違慢之罪實合萬死抑臣疾病之外
復有區區不安於私心者若終泯嘿不言便非事
君無隱之道玆敢冒死一鳴衷曲臣竊觀前史國
有大是非大舉措則事定之後凡異議者例當次
第貶謫如宋朝濮議時韓琦歐陽脩以宰執當國
而呂誨范鎮等皆未免貶降盖不如是上無以定
朝家之是非下無以明士夫之進退故也臣以蒙
蔽之見妄論典禮臣亦非敢自謂必是但意見如
是不得不爾主 追崇之論者皆以臣爲罪首顯
攻隱斥四面而至臣亦受以爲過不復辨釋今者

羣議既定大禮將行謏戎 朝廷寬大不復追咎既往臣何敢仍據館閣之長晏然若無罪者哉況臣職帶文柄凡大禮時該用文字必有分及於臣者夫文詞出於心匠心所不然文豈徒成臣若辭而不為是廢其職也強而為之是枉其志也廢職則不恪枉志則不直不恪不直何以事君今臣解職則事事便妥居職則節節乖宜雖微疾病猶難仍冒矧此痼疾嬰纏已到難醫之域精神筋力俱難自強而又重之以慢 命之罪戾乎伏惟含生之屬均囿於 天地父母包容生育之中雖在一

物之微若使顛頻狼狽喪失其所性寧不為大化

之虧缺乎伏乞 聖慈曲垂體諒將臣本職及兼

帶並許鐫免以便公私不勝至幸臣無任戰灼隕

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行大司成乞免疏

伏以臣於上年秋間舊患血痰重發沉綿數月冬

初仍遭祖母之喪病勢轉劇屢臻危篤至歲末幸

得少蘇而元氣澌敗已甚肌肉消瘦形貌換脫精

神憒眊言語蹇澁委身床席不得履户外一步地

眠食便溲不出一室之內自分永成癃疾坐俟溘

盡而已須者 國有大慶 王世子旣加元服旋
膺 冊命凡在臣僚莫不駿奔班行瞻望 耿光
而臣蟄伏私室未遂百僚之後兢惶蹙踖若負罪
戾不料今玆遽叨 新命竊念國子之長爲多士
師表苟非宿儒重望難以稱職如臣蒙學空疎最
出人下雖非病廢亦難冒居況今沉痾在身萬無
可堪供職之理雖欲強顔就列何可得也臣之疾
勢輕重太醫諸人實所稔悉非敢一毫飾辭偸禮
遜避者也伏乞 聖慈曲諒危悃亟 許遞免以
便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昧死

以聞

行副提學辭免疏

伏以臣痼疾在身力不能任職事呈單乞免實出
衷赤 聖鑑不諒迺有還出之 命是必以臣之
呈病爲若託辭自便者也區區悚悃不能上孚於
君父臣誠不勝惶悶之至臣之疾勢苦重非獨同
朝盡知之太醫諸官實皆備悉而深憂者也不然
當此中外殷憂之際何敢萌一日偷安之計以負
聖明不世之恩渥哉抑臣疾病之外又有難出之
義 天威不違咫尺詎敢有所隱情臣聞館中故

事未經館職者不得行長官之任蓋所以重其職而不敢褻居也臣之駑劣百無可堪至於經幄近地實未嘗一日叨忝況此長官是何等責任而乃敢破例冒處乎疾疢之沉痼旣如此式例之坊限又如彼環顧踧踖不知所爲伏願聖慈曲諒危懇亟許鐫免以安愚分公私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謹昧死以聞

禮判辭免劄

伏以臣聞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此人臣立朝事君不易之定義也臣

誠庸陋然其區區一心恒恐虧缺名義喪其平生
之所守頃者忝長言地屬 朝家有議禮之擧臣
竊不自料其僭妄考据禮傳作爲文字蘄以上格
天衷而劄上留中竟無一語發落是 殿下以
臣言爲不足采而臣之不得其言之狀著矣分當
斂迹散地循省尤悔之不暇不意今者又蒙宗伯
之除夫宗伯禮官之長也見今方論大禮大臣三
司皆言其不可而 殿下不從 國家典禮無不
關由該曹而臣之意見逕庭亦 聖明之所已洞
悉也臣既不能改其迷惑之見若復心事相違而

僶勉在職則是不得其職而猶不去也進退無據
公私狼狽伏乞 聖慈諒臣決難虔職之義亟
命鐫改以授可堪之人不勝至幸臣無任危迫戰
灼之至取 進止

論國書曲折乞遞文衡劄

伏以臣久抱沉痾屛伏私室晩因文書撰出事得
見勾管所 啓辭則骨者以 國書中攘奪馬畜
等語見詰而勾管宰臣不能據事明辨且不察
國書措辭皆出於廟堂 啓下之語而經歸咎於
撰書者已涉未安旣而又聞勾管宰臣外間說話

則又若以攘奪等語為臣率意撰出者然臣尼不
勝竦然驚訝之至近來事大交鄰文書雖多出於
臣手然其命意大旨皆經廟堂勘定 啓下然後
臣始敢下語唯其間閒漫語是臣自任覼縷者耳
今年四月十六日備局 啓請以開市陳弊事修
國書以附秋信之行而 啓辭中有曰或抑勒定
價或刼奪馬匹云故臣之所撰悉據此文且備局
此 啓亦非無所據也皆憑西來馳 啓盖灣上
開市時胡人刼奪馬牛數十頭臨行只給些少價
銀以為防口之地今與胥者相詰時宜言開市者

各隨情願平價交易之謂也曩者金人不待本主肯許而奪取數十馬止終雖略與價直其初則便是攘奪耳 國書所云未為不可彼雖桀黠必無辭以對矣今乃不然只以定價太約為彼之咎指語失實引為己曲無乃未之思耶況彼雖夷狄亦豈不知 國書之必出於朝廷也今徒以撰書者為咎而不念厥咎之竟歸於朝廷何其謀也卽今金差已去此事言之無益但論者不知應對之失辭而或歸咎於 國書臣之褊心竊懷憤慨敢此略陳曲折仍念自古鄰國交際所重者詞命草創

潤色著於聖訓如臣空疎昏謬本不當忝竊非據以誤國事況臣痼疾復發沉綿床席深恐寮職之無期伏乞 聖慈曲垂矜憐將臣兼帶大提學亟許鐫改以便公私不勝至幸取 進止

吏判辭免劄

伏以臣之賤疾沉痼不堪供職之狀已悉於前後辭單而區區悃愊猶有未盡陳暴茲敢冒死一瀆冀蒙 垂察焉臣以癃孱廢錮之餘幸際風雲十年之中躐躋通顯歷觀在朝諸臣陞擢之驟未有如臣比者夫寵利太過則僭尤自至涯分已溢則

釁殃必隨此理勢之常也况臣身抱沉痾與死為鄰揆分内省不寒自栗唯思斂迹自守優游散地以持殘福而保餘齒此素志之蓄積者也文衡之任無甚煩劇猶患精力之難堪恒擬控免而未果豈料銓宰之 命出於夢想之外驚頋惝怳若墮烟霧中吁是職也何為而再加於臣身哉臣昔歲忝叨已著罔功况今時事又與昔異朝著益以橫潰士論益以渙散正如萬斛之舟無人操柂而蕩瀁乎驚波駭浪之中於斯之時雖使宿望重德當之尚恐未易收拾而鎮靖之况以臣之駑劣庸踈

百無可堪者乎微軀之顛沛有不足道其如壞國
事而孤 上恩何哉伏乞 聖明俯察丹悃 亟
許鐫改以便公私不勝至幸取 進止

吏叅乞遞再疏

伏以臣以徇馬賤疾再煩 天聽瀆冒之罪萬殞
猶輕臣之痼疾委篤擧朝之所共知 聖明猶靳
許遞者必以為引疾丐閑朝士之常事稍加調理
旋應察職不欲遽允所請也顧臣則實有異於是
者苟有一分可強之氣力 君命臨門牢坐不起
此豈臣子所敢安於心乎當此中外多事之日方

伯之曠官政事之 命下已多日矣加以臺諫新
缺而緣銓官有故尚未爲政此誠近所未有之異
事也第臣危惙之證有加無減試自强力欲起還
仆旬月之内決難差歇銓部重地豈臣養病之所
分所不安則晷刻不可冒居事有不便則 恩命
亦難祗承伏乞 聖慈 曲加體諒 亟命鐫改
以便公私臣無任激切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大提學辭免劄子

伏以臣謭陋懵學百不如人徒歲過蒙 殊渥擢
長文苑此豈臣之所可堪者而臣不敢固拒 恩

旨強顏冒居人器不稱災告踵至此臣負恩瘝官
已試之迹也收召以來益自斂縮每蒙恩除怵
然有循墻走避之意不謂文衡之命又及於夢
想之外撫躬省頋精爽震越夫主文之重聖明
夫豈輕視而臣之不材亦臣心之所自知也假令
當世都無一人可膺此選者臣猶不當再叨況今
高才宿望文學兼優掌詞翰之任當次補之地者
自有其人而乃令如臣無狀已經顛躓者越序而
攙其右卒在聖朝未免謬擧之諐於微臣亦有
匪據之惧授受一失關係非細伏願聖慈諒臣

危忱 特許改命回授賢能公私幸甚臣無任崩
迫懇祈之至 取 進上

辭免再劄

伏以臣瀝血籲 天 蘄免蚊負誠意淺薄未蒙
准許五情爽惑不知所出夫授官控辭士夫常禮
臣之乞免實異於是文衡之任主一代之文盟必
須學問該洽詞華贍敏然後可以增飾 王猷振
發文風故自 祖宗以來重其任而難其選一有
匪人而冒據則不唯自取嗤點抑且上累 朝政
非細事也人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才性鈍滯

學識空疎六經子史凡儒流應讀之書多有目所未覩者著述之際思致淹澁每當副急之用窘束百端前者忝叨此任力辭不獲彼其之誚四面而至至今思之惶愧欲死且臣自數年來疾病沉綿神氣益耗舊日些少所記遺忘殆盡操筆締思兀若枯井自分永作懶廢之人豈可復玷文苑虛帶華銜以重取瘝曠之罪乎況今卿宰之列儲養之彥宿望儁才本不乏人舉而授之無非勝於臣者而臣以眇然後生冒塞鹵莽之資乃獨凌躐而再竊焉竊恐四方之士有以議 朝家之失舉也此

臣之所以憂惧悶蹙再呼而不知止者也伏願
聖慈亟允所辭以幸公私臣無任激切隕越之至
取進止

辭免三箚

伏以臣敢將危懇再瀆 天聽 恩旨旋下獎厲
有加臣雖冥頑寧不感惕第念寸忱不盡便乖無
隱之義玆敢畢吐悃愊仰籲 宸嚴臣嘗讀小雅
之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夫詩人之意豈欲
人飾辭備禮強為虛讓也哉盖以士之仕也內省
而有匪據之慙外顧而有妨賢之嫌雖欲貪榮冒

進有不可得苟𢁉斯戒則必害于身而累于國豈
不大可惧哉臣之才學短淺不稱其職之狀已盡
於前劄 聖鑒亦必洞悉 特以曾經此任不必
強辭故假借而 不許改命耳殊不念文衡之任
是何等關重一番謬授猶足為 聖朝疵累豈容
再踵前誤以重損名器也且謂是任為苦也歟臣
固不當偏受其苦謂是任為榮也歟臣亦豈敢獨
占其榮臣嘗聞長老之言徐居正之典文也首尾
十數年久據而不去一時文章之望如金宗直姜
希孟名出居正右者皆老死終不得處文衡至今

談者以爲恨在居正猶然况不及居正萬萬者乎伏乞 聖慈曲垂體諒 亟許鐫汰不勝幸甚取進止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九

谿谷先生集卷之二十

疏箚 二十八首

大司憲乞遞箚 以下續稿

伏以臣痼疾在身分甘長廢夢寐之外忽叨 新命尙悅驚悖五情爽惑伏想該曹必以乏人之故備數充擬而 聖明不諒有此謬恩臣之悶迫之狀非尋常呈告所能自盡玆敢冒死籲號冀蒙憐察臣之所患本是風痺方其證勢苦劇自分朝暮就木積久醫治自上年秋冬幸得一分生道而根柢深固差復無期居不得正坐行不得平步形

骸筋骨非復舊時模樣終日委臥若非有事則不
能起動加以前月間重患痁疾過用疎散之劑元
氣頓敗眠食益減當此 勑使來臨 國有慶典
之日亦不得一參班列雖知分義之虧缺罪戾之
重積而計亦無可奈何況可望出供劇任冒處臺
閣乎伏乞 聖慈諒臣萬無就職之勢 亟賜遞
免以便公私不勝至幸臣無任祈懇戰灼之至取
進止

再劄

伏以伏承 聖批以調理察職爲教臣誠不勝惶

惧悶迫之至所謂調理察職者謂如外感微恙可
於旬日內治療待差者耳臣之得疾于今三歲矣
服藥數百餘貼砭刺灸焫不知幾度僅得一分生
道自得生道之後已過五六朔而亦無漸次差復
之勢一樣沉綿長在伏枕之中前頭未知又經幾
日月更得一分勝前之效也以此自分長作屛蟄
之人以待造物處分而已目今 華使在館 祥
祭迫近臣雖至愚亦有一端知覺豈不念引疾乞
解之爲未安乎二竪壓身不獲自由臣罪至此萬
殞猶甘風憲之長不比庶官一日曠職所損非細

伏乞 聖慈曲垂憐察 亟許遞免不勝萬幸取
進止

大司憲乞遞劄

伏以臣之呈告乞遞實出於萬不獲已而三度加
由異恩橫被臣誠惶悶不知所出臣之賤疾本是
十分危惡而積久調治幸得少差然其主症未去
行坐不得如意醫官每以再感添重爲戒臣亦自
顧氣力決難供職故前後 恩除皆未出謝雖緣
事勢使然顧私心之鬱邑悶蹙宲有不可勝言者
矣臣本非高蹈長往之人亦無憂讒畏譏之嫌若

有毫分可堪之勢則何苦一向縮伏有同坏戶之蟄虫哉如天之福更得一分完復則服勤效職得盡犬馬之勞此臣區區之至願也伏乞 聖慈曲垂矜諒亟許遞免俾得専意醫藥以全微命不勝至幸臣無任祈懇戰灼之至取 進止

工判知經筵辭免劄

工曹判書臣張維伏以臣之痼疾今已五年矣當初危惡之候自謂萬無生理一兩年後大勢幸得稍歇而惟是頭項牽引之證一向無減針藥技窮百治不效行亦作苦坐亦作苦坐則以物拄頤行

則以手擁項四時寒燠不離房櫳之內運動跬步艱辛萬狀曾於國戚之日亦不得出肅參班扶曳闖伺於散官之列知舊見之無不愍憐况當近日虜情叵測邊鄙將聳 聖上惕然振發飭厲臣鄰雖瘖聾跛躄皆思奮起自效而臣身嬰沉痼與死為鄰瞻天望 闕只自傷歎飲泣而已不謂今者新命洊及冬官雖曰閑曹亦有職事不可曠廢至於 經筵則當此 厲精開講之日輪替入 侍尤係緊任臣自顧病勢决無供職之望而循例懸辭又無以自白實狀玆敢冒死籲呼伏乞 聖慈

察臣危苦之情將臣新授本兼二職 亟許遞改
以便公私不勝至幸取 進止

再劄

工曹判書臣張維伏以臣以狗馬賤疾瀆浼 天
聽伏蒙 溫批許遞兼帶 經筵臣誠不勝感幸
之至第以區區悃愊猶有未盡 察納者茲敢冒
死再瀆焉臣竊觀世或有不樂仕宦屢除不就者
其人必是分義踈遠輕於去就者也不然則憂讒
畏譏不安於朝廷而然也臣則異於是以世祿之
臣遭遇 聖明攀附鱗翼藏名盟府致身通顯有

同休共戚之義有連茹彙征之便雖有疾病苟非十分沉痼略有分毫支堪之勢則何苦而一向蟄伏自同於棄物哉人無智愚賢不肖誰不願自盡於君親臣一病支離不得瞻 闕庭望 天顔已五六年矣犬馬猶知戀主臣雖冥頑豈獨無犬馬之誠哉先臣丘墓在江外近地去京只十許里而不得省掃塋域亦已五六年矣時節霜露之感亦人情之所必至廢此二事其餘尙何道哉人身是活物男子是動物蟄久則思暢蟄久則思奮人之情也語曰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臣以老衰之

年嬰纏痼疾身未離床席之上足未踐門巷之外每見人影纓振鑣翱翔於衢路者則豔羨之極戀以傷嗟如是而一向蟄伏自同於棄物豈臣之所欲哉此誠猥瑣之語而方寸所蓄不敢自隱亦恐聖鑑或未盡燭微情故縷縷至此耳臣之疾病實狀已悉於前劄不復更贅工曹雖無劇務以臣今日氣力亦難供職當此艱虞之際豈敢虛帶職名引日曠官以益重其罪戾乎伏乞 聖慈曲垂憐察 亟許遞改俾臣專心治療以全餘命庶幾異日畢效其未盡之志願不勝至幸取 進止

未赴　召命待罪疏

具官云云伏以今日以賔廳會議事　召命臨門而臣痼疾沉綿委身牀席加以暑濕所傷百病交侵神氣羸薾飲啖都廢强力欲起昏瞀仆倒終不得祗赴人臣承召不俟駕而行禮也况近來申明此義新有絜令而臣負犯至此合被鐫罷之典惶恐伏地恭俟譴命無任戰灼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賜物辭免劄

新豐君臣張維伏以卽者政院下吏來言曰莞豐

府院君李曙劄子有一體賜給之 敎曰 下阿
多介一部以賜臣維者臣聞 命驚惕愧汗沾背
省顧隕越置身無地臣於甲戌冬間始忝司僕提
調陳章乞免未蒙 准許而痼疾纏身專廢職務
各司所重者殿冣也而未嘗一叅其座況於他事
乎一寺事務皆取決於李曙色吏每以成案循例
来示臣亦循例看過而已律以古人之義難免伐
檀之刺至於牧場畜牛本出於李曙積年料理臣
何嘗與其事也今番請送西路之擧建其議者李
曙也草其 啓者亦李曙也臣則但於 啓草之

来一番着押而乃與李曙均蒙 賞賜則天下寧有此理大抵各司之任例有當該之員當該者非他主管其事者是也有得有失賞罰随之而不敢辭者分定故也今者 殿下既有當該提調賜給之 敎而旋曰李曙自讓復有 後命不唯微臣有惶愧不敢當之意揆諸事體萬分未安明主慎賞嚬笑不苟虛授冒受上下均失臣雖至愚亦嘗粗聞此義決不敢晏然祗受以傷名義伏乞 聖明亟命還收以安愚分以全事體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取 進止

辯謗疏

丁憂前禮曹判書臣張維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百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於病伏垂死
中伏聞頃日有 筵臣 啓言張紳之自盡也入
于其兄家以死外人言紳不死云云臣聞來心骨
震慄五內焚灼不啚人之為言一至此極也夫紳
之就死是果有之以此為罪誠所甘受至於
不死云者此言何自而起耶夫人臣受 君命當
死而乃敢詐死亡命則此其極惡大罪與叛逆無
異使紳誠詐死也此非紳能詐死也使之詐死者

臣也言者雖不指斥臣名臣實無所逃罪臣何敢
以草土爲解而晏然自如乎玆敢冒死暴其顚末
伏惟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焉緈之出獄就盡也
臣自獄中率往同出西小門旣出門則當入某人
家以死例也臣之亡兄空屋適在不遠之地臣曾
聞禁府下人之言則自盡與被刑有異元無一定
處所在前朴弘耉死於西小門外竒自獻死於
關門外外方謫死之人承受 傳旨之後或仍死
於館廨或退死於所寓臣旣聞其語且爲私情所
蔽自念旣出西小門則死於他人家與死於同生

家其爲死一也以此請于押去官初皆難之臣哀懇再三然後乃始回意遂入其家以死其死也臣念罪人之死不當就正廳乃入于行廊房以縊頸焉金吾郎與典獄官立于户外以俟之既絶臣請入檢則金吾郎以爲前例所無不肯入惟典獄官入檢而出當是時不但兩押官監臨遠近觀者塡滿門墻萬目同注設令人心無状實有叵測之謀何暇用其計何地行其事哉且紳之將死也自在獄中過飮燒酒既出獄門迷不省事扶載馬上而來其自未死至已死凡百區處皆出於臣使紳果

欲詐死非渠所能自辨必待臣同心作爲然後乃
可得也臣雖無狀其於　君命之不可逆臣節之
不可虧粗所講習豈有一朝頓作悖逆之人況人
之愛其弟孰若愛其身臣亦有自愛之心亦安能
爲一弟敢做必敗之事以取他日赤族之禍哉此
言雖若閭巷謊訛之說然其初必有造作者矧今
旣達　天聽則便成朝家一大公案今若因循掩
覆則流傳寖廣歲月已久之後雖欲辨覈益難爲
地豈不爲至冤極痛乎臣聞古者國有大疑獄必
使三槐九棘平論其事伏願　聖明先以紳之入

死兄家之事擧正臣罪然後下臣此疏博詢公卿
參諸證左考諸公論如以爲未足以得實則發紳
塚墓開棺驗屍如紳詐死是實則臣之兄弟闔族
百口皆當伏誅天日照臨豈敢一毫怨尤若事竟
無實則覺言誣人亦有所歸夫然後誣枉可伸而
邦憲得正矣臣旣被不測之謗便與連累逆獄無
異人臣分義不容不自明臣無任危迫隕越之至
謹昧死以 聞

起復拜相辭免疏

丁憂前禮曹判書臣張維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百拜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伏見今月十
一日政目以臣起復為議政府右議政者聞 命
震駭五情潰亂跼天蹐地罔知攸措臣聞喪紀禮
法之大坊綱常宇宙之棟樑喪紀一壞則禮法廢
綱常斁人不為人而國家之亂亡有不足言矣夫
親喪奪情禮經之所未有後人每以金革不避為
籍口之資所謂金革不避者蓋指身當金革之人
非謂國有金革則人皆可以起復也況於未有金
革之時乎孔子答曾子之問曰昔魯公伯禽有為
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聖人

之訓嚴截如此其可犯乎臣積惡在身得罪神理使八十老母不得終於正命而生不得親啓手足沒不得早收體骸世之遭親喪者何限然其至痛窮毒孰有如臣者哉頑命未絶尚存視息靦面人世爲穹壤間一罪人且臣遭亂家敗百事瓦裂尚未得安厝亡親權埋淺土之中則與不葬無異以毋死未葬之人當壇域無警之日無故起復晏然自處於百寮之右揆諸人理此果何狀人也如是而欲以論道經邦之効責於其人不亦謬乎國家自頃年以來百度皆紊無一可恃所未盡懷者唯

喪紀一節耳今欲併此而毁絶之為此論者雖謂
之不仁可也然此特以禮義言耳若其人器不稱
之實殆有甚焉臣庸疎昏拙百事不能如人唯以
文墨小技粗得浮名至於世務實用全不經心故
從前仕宦每當事務稍緊輒為逡巡退步此臣自
知之審不敢強其所不能也矧此台鼎之位夫豈
夢寐所到者乎臣積年沉痼之餘重遭慘禍羸敗
已極百病迭侵委身苫塊自分為朝暮之人談無
他累量此筋力其可出而供職乎大臣之任萬目
具瞻一有疵玷則人心不服名器便輕非細事也

今臣雖欲忘廉冒恥出受 恩命無論有識之非議即輿臺走卒皆將瞻指而窃罵曰是夫也脫衰麻襲衣冠揚揚入政事堂做得何事云爾則微臣名義固不足道獨不爲 聖朝之羞辱乎臣情事迫隘方寸昏亂俯仰慚惧只以隕越自期决無承命之理伏乞 聖慈曲垂矜察將臣新授職名亟許改正俾臣得終喪制以全國體以扶喪紀不勝至幸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伏以臣以痛迫之情冒死籲呼伏承 聖批辭旨

丁寧援引經權 諭導寘迷不啻若慈父之誨子臣奉讀感咽血淚交集臣雖至愚亦有人心目見時事之艱虞 聖心之焦勞苟有一毫可出之義豈敢強辭 恩命自速罪戾哉顧以參攷典制酌量輕重內省方寸外檢筋力反覆熟計不得不出於此耳臣之決難承命有三說焉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奪其親夫人之所當自盡孰如親喪一朝釋衰戴弁去凶就吉周旋於衣冠之列而自同平人則其於人心未死之天為何如哉是故金革無避之說既不為先聖所取而以張九齡之賢

晩節起復終不免青史之貶鉞其義可謂嚴矣往
在壬辰之變李德馨李好閔等皆有奪情之舉然
尚有可諉者讎賊充斥禍迫門庭故也然臣聞李
德馨以兵判在公座爲一武弁所譏風未免有慙
色云天理之在人心若是其不可誣况今敵兵之
輟久矣四境之內不聞金革之警與德馨之時又
不相侔則令之爲起復之論者未知何所執而爲
辭耶古之所謂權者謂其能有所濟而不失於正
也令臣之出於國事决知其萬萬無補而徒爲忘
親蔑禮冒利貪榮之歸則以此爲權不亦謬乎夫

親喪不可奪而强使起之是奪人之親也禮所不
許而強起從 命則是自奪其親也一舉兩失
上下均累且臣終天之痛最甚於他人而窀穸未
完淺土纔掩此時起復尤為情禮之所不忍臣之
不敢起者一也國亂思相誠如 聖教相職之重
莫如此時唯其重故擇之不可不慎也臣稟質迂
劣本無適用之實虛名自誤叨冒已多從前屢蒙
任使略無絲毫稱塞故雖願忠之誠不後於衆人
而自知之審恒愧於冒進今若當艱危之會處鼎
軸之地臨事潰憒望實俱喪則不但負乘致寇招

害於身家抑將折足覆餗上累於公朝思之已熟勢有必至故寧受違 命之誅於今日不欲負誤事之罪於異時臣之不敢起者二也臣自五六年來身纏風疾不得隨參朝請去冬之變忍死一出積傷經月仍罹凶禍銜荼茹毒殘命如線自閏月之末忽得重病幾至死域真元頓耗肌肉如削面貌幻脫已成鬼形加以脚腿枯細行步無力痰喘左重跉有運動氣息急促有奄奄垂絕之候此實朝臣之所同睹醫官之所共知非敢有一語增飾也設令平人有此病猶無陳力供職之望況臣兼

有二不敢如上所陳者乎臣之不敢起者此其三也臣受 恩深重義同休戚未死之前無非啚報之日然若奪其所不忍之情事強其所不逮之氣力牛維馬縶責以職事則匹夫之諒決難自回天地父母不諒人只伏願 聖慈察臣危苦之悰亟賜允許俾得終守喪制則臣生死銜感隕結為期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三疏

伏以臣泣血緘章再瀆 宸嚴微誠未格 天聽邈然徒 示獎諭之意未察痛迫之懷臣一讀

批旨精爽震越烈火焦中五情迷亂撫心失圖知所出人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才具迂踈志趣凡劣懶拙而厭事昏弱而少斷少業鈆槧不省世務凡朝章國典錢穀甲兵儒者之所當講士夫之所須知者臣皆昧昧雖尋常職事猶恐其不勝任況使驟當重任則負乘之譏覆餗之灾理所必至臣縱不自愛奈辱名器誤國事何且臣疾病沉痼已到難醫之域澌滅之期不朝伊夕筋骸精力萬無供職之理此等實狀略具於前疏而今不復索言者正以所執之義重在於喪紀故也臣聞

人之處世也內則事親外則事君事親主乎恩事君主乎義恩義輕重各有攸當然未有不盡於事親之恩而能盡事君之義者也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忠孝雖曰一貫亦豈無表裏源委之分乎人之事親其道非一凡養生之事皆可以復爲者也故儉於前而可以豐於後失於今日而可以得於他日至於送終之制一去而不可再追故聖人重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遂其私恩也宋臣韓琦有言曰起復非朝家盛事古之君子之論治也必以

厲風敎厚人倫爲主其意盖可見矣今之爲奪情之論者皆曰國事爲急私恩不足恤也臣請引古人已行之的證以明其不然也自古國事之危急未有如宋室南渡之時也二帝北狩未返中原淪於氊裘皇輿顚倒僑寓於海隅天下之勢可謂岌岌殆哉而劉珙者世臣也丁母憂起復爲同知樞密荊襄宣撫使此實將相之任也而珙力辭卒不承命史臣旣特書於策而朱子祭珙文亦擧其事以義之由此觀之前脩制行之確可以想見何嘗以國事爲諉而擧私恩而弁髦之也臣之庸鄙無

狀誠不足以擬珙之萬一然見賢思齊亦愚者之
所當勉也況臣所遘之慘禍與亡親襄事之未完
皆珙之所未有而目今時事雖曰艱虞然比諸南
渡播越則不啻有間矣今臣若蔑禮冒出則將未
免為劉珙之罪人而 國家所以使臣以禮之道
亦恐有媿於衰宋也恭惟 聖上仁孝至性出
於天得位居千乘之尊身執曾閔之行通喪盡禮
高出百王夫已立立人推己及人此固 聖人之
能事也然則一介微臣創巨痛甚之戚欲報罔極
之情獨不在 聖心推恕錫類之中乎臣之多少

情事豈可盡形文字然其難出之義自斷於方寸匹夫有志偏性難回隕越可期供職無日 上下相持徒以重臣之罪戾而無益於國事伏乞 聖慈曲垂矜恤亟賜開許無使覆燾之下有抱痛失所之一物不勝至幸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四疏

伏以臣至痛在中五內焦爛疏章三上辭竭意盡自謂庶可以小回 天意而溫旨旋下 俞音又閟至有 遣近侍敦諭之舉臣誠惶恐悶迫罔知置身之所仍窃自念行身無状既為所誤於朋友

誠意淺薄又未見憐於 君父俯仰慚痛寧欲亟
就隕滅而不可得也伏讀 聖批有不避金革先
國後私之教 聖明所以責臣固在於此微臣所
聞與此差異臣請冒死而畢其說焉夫金革無避
之語既爲孔子所不取而劉珙之疏亦曰三年通
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
說此固爲先王之罪人其掊擊之可謂至矣然前
代奪情皆籍此爲口實則雖非禮經本意然若使
今日國中有金革之警如壬辰丁卯時事則臣亦
何辭可辨今則不然時勢艱虞則有之矣金革之

事實未之有執此為辭人誰肯信先國後私 聖
教誠然盖謂人臣之義不先家而後國先身而後
君耳至於君親之分忠孝之道則自當內親而外
君推孝而為忠豈無本末源流之辨古之人權其
輕重去就甚精一有差失是為終身之悔昔溫
嶠絕裾而赴難竟樹中興之績趙苞棄母而擊賊
自盡守土之職雖謂之先國後私可也而皆為先
儒所非反以徐庶之去君從母為得焉則其義不
亦明乎臣罪通天地遺罹酷禍襄事未完尚在淺
土古人所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者殆是為

臣發也況親喪有制只守三年之期 主恩當報乃是終身之事較量長短便有緩急臣於此際貪恩榮蔑典禮釋衰棄杖出就周行曰吾將先國而後私云則凡有人心者皆將謂臣何如禮坊一壞不可復完名義一隳不可復立終未免為一箇無狀底人物而其於 國事了無分寸之效則寧不為進退無據之歸乎南宋人才之盛誠非今日所可擬然原劉珙之本心則只以喪制為重其他非所念也設令爾時果有乏人之歎其可曰我是賢才而輕奪親喪乎哉目今人物眇然誠如 聖明

所歎然所患者特乏真才耳如臣等輩何往而不得願求之不廣耳臣方寸蘊結不能自回屢違嚴命罪合萬死倘蒙 聖慈哀憐而開許之俾不為喪失心性之人則 生成之恩隕首難報如以偃蹇為罪 譴何之及亦所甘心情隘詞蹙不知所裁唯 聖明之矜察焉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五疏

伏以臣於前日疏中敢將迷滯之見固陋之辭多費葛藤仰辨 聖諭自知罪犯不韙而 威譴未加 溫批旋下丁寧反覆有若父師之詔諭臣非

木石寧不感惕奉讀再三不覺血淚之霑襟也竊詳 聖批蓋以扶顚持危四字責厲微臣 敦迫之舉愈往而愈重乃微臣之不敢承 命者不但爲喪制至重大坊難壞顧於 聖明所責厲者自視鈌然終無萬一之近似冒出之難勢固然也人雖至愚各有自知之明臣之不才臣所知也請以已試之實明之臣自癸亥遭遇于今十有餘年淸要膴仕靡不踐歷郞署小官則不足道三司長官銓部長貳此皆國之重任而與聞朝政者也然臣在三司也有何繩愆糾繆格 王正事之效在銓

部也有何進賢退不肖之效乎不過隨衆進退祿
祿充位而已故方其在職之日知舊規責四面而
至每以尸素孤 恩爲臣之罪臣亦自知其然而
內媿者久矣矧今所授之任益重且大擧職之難
百倍於前而加以衰麻之慘壓其外荼毒之戚嬰
其中沈痼之疾纏其身一朝使之擺脫其衰麻忍
耐其荼毒扶曳其痼疾抗顏擧頭入據台席而智
識不足以燭理才具不足以斷事望實不足以鎭
物惛惛憒憒百無可觀嗤謗雲集萬口讙譁則未
知 聖明於此尚可以扶顚持危之責望於臣身

乎誠使臣一番昌出果足以扶顛持危則雖倒行逆施有不敢辭不然而顛頓狼狽如上所陳則徒爲貪榮犯禮負 恩誤事之人耳此臣之所大惧也 國家新經大難艱虞溢目 聖心之憂勞固其所也然興衰撥亂之道自有所在微臣去就何足係於輕重哉臣下愚不移方寸難回違慢之罪萬殞猶輕伏乞 聖慈念禮坊之至重矜匹夫之守志亟賜開許以幸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六疏

伏以伏承 聖批辭旨諄諄至以勿復陳情爲
教噫臣之陳情豈得已而不已哉痛迫之情屢訴
于 君父而不見察雖欲泯嘿有不可得一蒙
俞音更何所言竊詳 聖旨非不念喪制之爲重
非不知微臣之不稱特以朝寧多故擬卜之人甚
鮮故承乏之選猥及於臣身業有 成命不欲輕
改之也夫人才日下漸不如古所謂真大臣者今
世誠難其人若素著時望而勝於臣者初未嘗乏
人也 國家誠欲廣進賢之路則老亦可病亦可
微瑕不以掩瑜罷散何難收叙舉而用之不患無

人其與起衰麻之人而強使從政毀喪紀拂人情
來四方之譏議者得失何如哉夫起復非古也唐
宋以來始多有之然每有大官起復則輒惹人言
或詞臣不肯草制或言路上章論列如宋史嵩之
皇明李賢張居正皆當國大臣也及其起復也言
者群起而攻之雖罪譴相繼而猶不止盖大臣國
之綱紀也既犯非禮則不但惡歸其身舉措之失
上累 朝廷故言事之臣明目張膽必欲糾正其
失者乃為朝廷惜過舉也臣之奪情之論本出於
相臣建白當初聞者莫不駭歎以為大段恠事意

必有公議之發而廟堂覆 啓不敢破其謬臺諫
署經不敢駮其非該曹奉行不敢議其失此無他
蓋以事出於相臣故人皆媕婀雷同知其非而莫
敢言獨有街巷竊議者此眞公論之所在而 殿
下無由得聞耳可勝痛哉然此特言人心天理之
不可誣耳若臣之不敢出非獨爲人言之可畏也
遘禍偏酷至痛在心毋喪權厝情事未伸荼毒餘
生朝夕待盡此時奪情誠有不能自忍者人所不
忍強使行之此豈 聖主體下之道孝理之化乎
臣自聞 命以來悲痛之懷徹于心腑愧赧之色

發於顔頽尋常對人言語恒自垂頭喪氣有若負
罪者然中情慘怛愈往愈甚雖欲勉爲通達何可
得也伏乞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　亟賜一俞臣
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七疏

伏以臣之瀝血之疏曾已六上矣　聖批久而不
下臣妄意此必　聖上惻然於微臣之情事　留
神熟計以至多日庶幾乎得蒙　恩許矣伏承
聖批尚靳一語之俞徊徨失圖五内如焚詩云母
也天只不諒人只　殿下之於羣臣亦一天也一

何不諒下情之至此也古者匹夫匹婦一念至到猶能干精祲感風霜今臣誠意淺薄不能上格天心只自内省慚痛而已噫臣之情事尚忍言哉臣賦命凶釁生十三歲而孤臣母辛勤教育以至成立緣臣愚妄不善涉世屢觸危機使老母長在畏約之中及臣遭遇 聖世致身通貴臣母與有榮光而臣奉養寒薄何嘗小效反哺之誠恒以疾病沉綿貽其憂念前冬避兵母子分離相携訣別痛徹心腑至今思之方寸如割旻天不吊大禍荐至老母不幸已經四五日之久臣弟始入城收尸

而臣則以兵鋒塞路未得奔赴人之遭親喪自是必至之常事然其痛毒慘怛孰有如臣者哉喪亂之餘萬事草草衣衾附身之具奠酹追遠之品皆未備物且不得以時歸葬方在權厝之中夫生不得盡其養歿不得斂其骸祭不得備其物葬不得從其死人子事親之道始終全缺如臣不孝之罪實上通于天矣獨有服喪一節差可自致而臣痼疾羸敗氣力垂盡飦粥之食苫塊之處不能如禮者多矣唯當持衰麻守几筵朝夕饋奠以盡如在之心經營宅兆得遂安厝之計此臣區區之至願

也不料奪情之舉出於意外將使臣脫衰麻而假飾乎衣冠離几筵而竊位乎巖廊呼唱衢路自同平人此臣所以傷痛悶迫死不敢承 命者也臣雖至愚粗識事 君之義以義同休戚之人當 國事艱虞之日特蒙 簡擢 恩數異常 温旨五降近臣再臨 注意之切愈往愈勤如使臣有一分可出之勢何敢屢拒 恩命自絕於 君父哉臣之痛迫之情已悉於前疏今所云云皆其已陳者也特情愈迫而語愈煩瀆冒 聖鑑之囬照耳古昔帝王屈萬乘之威以伸匹夫之志此正天

地大度所以曲成萬物者而樹風厲世之義實寓
於其中矣臣辭竭理盡負罪已多只宜杜口跧伏
以俟 嚴譴之至而中情迫蹙不能自抑伏乞
聖慈哀憐垂察 亟賜允許以幸公私臣無任崩
迫戰灼之至

八䟽

伏以臣之情勢可謂極狼狽而大可憫矣欲起承
恩命乎則巨創在身禮坊難毁貪榮冒利將不免
爲名教之罪人欲坐守徼志乎則 恩數異常
批旨懇切牢關固拒亦非分義之所安進退兩難

置身無地方寸之中氷炭交集徐而熟思之則人之處世也所以守其身者唯有禮義禮莫重於親喪義莫嚴於冒進失此二者何以自立於天壤間至於誤恩之加屢辭不受古之人有行之者矣設令因此至被 重譴不猶愈於犯禮冒進而得罪於天下後世者乎迷惑之見業已自斷直以隕越為期而已更何言哉自臣之遭此事親舊來見者皆恐臣之冒出而見非於公議或發於言或見於色而其意則同然一味勸出者獨有左相崔鳴吉耳頃者鳴吉來訪臣以李德馨故事勉臣曰舉德

馨之號以語臣曰起復之事漢陰已行之矣今公
作人得如漢陰亦足矣何固執至此臣應之曰漢
陰誠爲賢相其可學處甚多吾皆不能學而獨學
其起復可乎嗚吉嘿然噫嗚吉之於臣猶有不相
知者此臣所以竊自傷歎者也盖德馨之起復也
國有金革寇迫門庭雖謂之爲國行權可也今臣
所處與德馨之時不同禮所不許何以爲權臣之
不敢引德馨爲例者盖爲此也人之所以事君奉
職者內則以其方寸外則以其筋力耳今臣情事
未伸方寸潰亂旣失其事君奉職之本原而積

年沉痼已到難醫之域形貌幻脫氣力澌頓澌盡之期匪朝伊夕假令平人已在其職有此疾則猶當謝事調治之不暇況臣荼毒垂死之餘乎扶曳強出之後氣竭顚仆進不得供職退不得養疾於公於私未知有何補益古語云政事府豈養病坊耶有病而不去者猶且見譏如此況病甚而強進者乎人臣之上章控辭至再至三而可已矣今臣之疏已七八上矣此豈臣之所樂爲哉勢不能自已也相持愈久罪戾益重妨賢路曠職事種種傷損言不能盡伏乞 聖明念先王三年不呼之典

制　察微臣萬無可出之情理　亟賜允許則公
私之幸大矣如以屢拒　恳命為大不敬亦宜
早降嚴譴以為人臣違慢之戒情迫勢窮言不知
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九䟽

伏以臣之前後辭䟽實出於哀痛切迫不能自已
之衷曲而　批旨牢拒愈往愈峻至於　三遣近
侍敦勉速出此誠曠世之　異數臣雖冥頑寧不
感激顧以微臣籲呼之情宜若在所　矜察而誠
意淺薄不能上格　天心一味慗痛唯思隕越臣

少讀禮經常以為親喪奪情人理之變既為孔子所深斥則後之人有犯之者雖賢如房玄齡張九齡惡如史嵩之張居正差有公私之可言特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其為以三年之喪而從其利則一也其為名教之罪人則均也愚惑之見素定於胷中故自遭狼狽以来斷斷一念更無前却百爾思之未見別樣道理只有以死自誓而已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臣雖庸陋無狀生來讀書砥行亦欲以士夫名義自撿身心既知起復之為大段乖謬則安忍將身一朝便墮千仞坑塹而

不自恤耶時事之艱虞臣非不知 聖眷之隆重
臣非不念而較量內外輕重之分自計已審一切
經權等說皆如以水投石寧受違 命之誅不忍
為忘親毁禮喪失本心之人也從前縷縷多言旣
不見信於 君父徒犯尚口乃窮之戒今不敢更
費曼辭只陳其自斷於方寸者伏乞 聖明念不
奪人親之義體以禮使臣之訓 亟賜允許俾臣
得為孝理之完人則 天地生成之恩至矣臣無
任崩迫隕灼之至

十疏

伏以昨承疏答之下辭旨藐然奉讀思繹中情
焦灼繼而有承旨敦諭之擧夫近侍臨諭 異數
也一遣再遣猶非下臣所敢承當況至三至四者
乎 君父之眷遇若是其隆重而冥迷之性不能
自回屢拒 恩命欲遂匹夫之志如臣罪戾萬殞
猶輕伏覩批旨特擧左相劄中語以爲責厲微臣
之地 聖意深切夫豈偶然然臣聞天下之事各
有是非兩端人之所見亦自不同若只聽一邊說
話則無以盡事理之實使斯言也而出於他人猶
之可也左相之言安得不然噫使臣之去就果繫

國家存亡出則國必安不出則國必危則左相之言誠是矣喪制有不足恤疾病有不暇言臣之前疏所云雖倒行逆施有不敢辭者其意亦猶是也今則不然臣之駑劣無似不但自知甚明歷試不效之狀已著於往日舉世之所共知也況今其職愈大其任愈難加以慘怛之痛迫其中沉痼之疾纏其身如是而強使之出則不過作一隨行逐隊伴食中書孤 恩債事曁實俱喪之人而止耳至於忘親犯禮忍心害理之罪又有不可言者則所謂忠孝兩失無以自解於後世者將不在彼而在

此矣此臣之所大懼也同舟而遇風波舟中之人
禍福是同其誰不肯盡力然若使不觧操舟者強
進而執柁以充長年三老之任而不許辭避則覆
舟之禍必出於其手為其人者其將辭而不為以
屬能者為之乎抑將諉以事急而冒受不辭以取
覆舟之罪乎臣之今日之事正類於此左相之當
初建白業已鑄錯矣到今猶欲迫之使出必成其
志殆近於好勝遂非者然此臣所未觧者也臣之
危苦痛迫之情曾已瀉盡無復餘蘊今不敢更舉
只就 聖教所及而略自陳辨然其決無可出之

理有不待多言者矣人臣十疏控辭冒瀆已極雖當退守丘墓塞竇屛迹以俟朝廷處分而已伏乞天地父母哀憐垂察以爲可則亟賜允許以爲不可則早降威譴毋徒以曠日持久爲虛拘之計公私幸甚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一疏

伏以今月十四日假注書吳䎘來傳上疏批答臣在安山地村舍祗受奉讀辭旨嚴切有非臣子所敢聞者驚惶震怖精爽飛越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也臣受性愚戇言語輕率自遭狼狽以

衷中情悶迫心慮顚錯每當陳疏之際惟思罄竭
底蘊庶冀感動 天意措語覼縷不自覺其涉於
過越古人云言不可道盡況告 君之辭乎此則
臣之罪也然若謂之好辯自是非臣之本情也臣
與左相崔鳴吉結髮定交以至白首臣之情事宜
無不知而今乃薦之以其所必不堪迫之以其所
必不忍有若全不相知者然其心則公耳臣不敢
怨恨但於辭疏中時有辨解之語庸何傷於道理
乎臣既承 嚴教即欲舁疾上京席藁待 命而
不幸自秋夕日上墓行事之時忽覺背脊寒凜有

若涵水之狀久之寒止熱作遍身如火逐日如是
或一日再三發遂成寒熱往来之證委身長卧食
飲專廢舉頭欲起昏瞀還仆臣自閏夏大病之後
羸瘦已極人之所以攝其形骸以有肌膚耳臣則
不但面貌幻脫如臂股大肉悉皆消落有如枯腊
坐卧之際稜骨壓痛不能自堪騎馬出入亦不得
跕身鞍上必須傾倚偃伏僅僅自支自京至墓下
二息程耳休息四五然後得至醫書云肉脫者不
治信斯言也臣之死期不遠矣加以痰喘極重起
動數步則氣息急促如垂絶之人如是而尚可支

撑自力以供世務乎大臣雖曰尊官然其事務之
劇實最於百寮況前頭北使將至此時凡大臣當
行之役甚多既在其職則安敢每每稱疾而委之
於人乎曾前控辭不敢輒擧身病者盖以所執有
重於是也今則許多情理皆不爲 聖明所俯察
不得不直陳病敗之實狀臣之病勢擧世共知向
者雖極危惙惟幸時無疾痛得以支過今則疾痛
作矣此乃必死之候但未知命終於何日耳臣之
更上疏章實涉猥濫而泯嘿退伏亦非分義所安
玆敢冒死仰籲 天聽伏乞 聖明哀憐垂察

亟賜處分以幸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二疏

伏以臣自前月望間添得重病真元澌盡形肉銷脫一線喘息朝夕將絶而職名猶在 恩召沓至近侍臨諭冉及於窮村驚惶感泣不知死所臣之賤疾沉痼之狀已悉於前後書 啓而未蒙 聖明矜察必以臣爲急於乞免而虛爲此引疾也微誠淺薄未見信於 君父只自傷痛内訟而已臣之風疾癈蟄已五六年矣前冬積傷旋罹慘禍頑命之迍延大是異事病之添重亦何足怪人之疾

病輕重必見於形色形色在外不容僞爲臣之焦枯尫敗氣息奄奄有目者所共睹雖欲飾辭衆目其可掩乎人或有帶疾供職者盖其病在輕重之間而猶能強自支撑者也今臣所患已纏膏肓特知覺未泯猶能對人言語耳左相出使之期已迫矣 國家多事鼎席將空於斯時也以必無可爲之人虛帶職銜拖延日月若將有待者然不唯益重臣之罪戾其於 國事何益哉伏乞 天地父毋察臣危悃 亟賜處置以幸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二疏

伏以本月初六日假注書柳道三賫奉到上疏批荅臣在安山村舍祗受伏讀 聖批有卿雖有疾義不可終始懇辭之敎臣不勝惶怖傷痛之至君臣猶父子也其纏綿固結之情出於秉彜之天故古之人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漆室嫠婦非有君臣之契猶以國事爲憂況臣雖無似粗聞先人餘訓遭遇 聖明致身通顯自頂至踵無非 恩造所庇今雖身罹荼毒死亡無日其思 君憂 國之念豈敢一日少弛于中但以衰麻在身疾病沉

痼筋骸精力萬無支撑之勢故近侍屢臨 恩數
沓臻而猶不得祗赴 召命延頸 魏闕只自飲
泣而已臣之賤疾實狀悉已陳達每每覼縷有若
病家證錄今不敢更陳大抵此非外感猝發之比
積久傷敗真元已脫種種諸證皆是必死之候特
未知塡壑之期淹速何如耳 天鑑不諒一向敦
迫似若以臣為託疾丐免而超然於 國事者然
此臣所以痛迫悶塞直欲籲天而無從者也時事
艱虞大臣多故而使決不可出之人虛帶職名屛
伏鄉村妨賢路曠職事公私傷損言不可盡伏乞

聖明哀憐諒察 亟賜處置俾臣得遂至願安心瞑目則雖死猶生矣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四疏

伏以自臣下鄉之後辭疏已三上矣賤疾沉痼與死爲鄰之狀陳露已盡而猶未蒙 聖鑑之矜察臣誠不勝惶悶痛迫之至臣大限已迫生趣垂盡真元澌頓危證百出自旬月以來飮啖日漸廢却肌膚日漸銷脫痰涎日漸壅塞氣息日漸急促行步日漸艱辛語音日漸蹇澁正如霜後枯葉更無生意只待風至凋隕耳設令平人在職病勢至此

則唯有鮮任謝事料理後事而已况臣身負巨創本無冒出之義者乎臣非不知泯嘿退伏以待朝家處分而顧臣謬叨大臣之名若不自陳誰復爲臣處置方今 國家多事艱虞滿目而左相出使之期已迫矣而臣虛帶職名屛蟄鄉村瘝曠之罪與日俱積此臣所以百爾思量不容不冒死更瀆者也伏乞 聖慈諒臣決無可出之勢亟允所請俾得釋負辭累安心就盡則 天地生成之恩至矣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五疏

伏以前日史官來宣 聖諭令臣入京治病者本
月二十四日司錄郭天成賫奉到上疏 批答又
有入來調理之教 恩旨丁寧一至於此臣誠不
勝惶恐感激之至臣以垂死之病久處海曲風寒
之地居止荒涼事事艱辛便欲祗承 恩諭舁疾
上京以便將息而不幸數日來又得外感傷寒之
證寒熱交作百節煩痛而舊患疝氣乘時兼發猝
然作痛呼叫宛轉臣之本證已入膏肓而雪上加
霜又添新恙危篤之狀不言可想雖欲忍死起動
窮日之程決無得達之勢心計乖張只自悲歎而

已仍念台鼎虛銜尙縻衰麻之身私情公義狼狽
萬端若帶此就木則冥冥之中必不瞑目伏乞
天地父母哀憐垂察 亟允所請使臣未死之前
得釋重負則晷刻殘喘亦覺輕安其於感戴 恩
造曷有涯量哉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六疏

伏以伏承疏 答之下又有依前下教入來調治
之命奉讀再三不勝惶恐感激之至臣前承 聖
諭非不欲調理待差與疾上去而所患風寒之證
久而彌留兼以疝氣發作痛楚無常澌敗之人眞

元已竭但見漸加不見漸減達夜煩惱目不交睫飮食頓廢食亦不知其味絶意治療只待死日而已以此症勢雖欲強起登程其可得乎且臣伏自思惟荼毒餘喘尚帶台鼎之職辭免未遂遽入京輦則必不免都民之笑罵雖無疾病猶難輕進況病甚垂死者乎臣情事狼狽百慮焦煎區區一念惟願喘息未絶之前得見職名之去身而已伏乞
聖明諒臣決無可出之勢 勿爲無益之虛拘
亟賜允許以便公私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七疏

伏以臣忍死封章日望　俞音之降而伏承　聖
批辭旨藐然憂怳失圖五内如焚臣雖至愚豈不
知一向煩瀆之為未安但以内有決不可出之情
勢外有決不可治之疾病而虛帶職名日月已多
一日未遞則增一日之罪戾臣若泯嘿屛伏誰復
為臣處置冒昧籲呼實出於不得已也臣聞治病
必先治心伏讀聖教欲使臣安心調治　聖慮及
此雖慈父之念子何以加此但臣之心事異於平
人亡親尙在權厝窀穸未完凡百經營多未入手
而痼疾纏身死亡無日職名未觧去就狼狽種種

煩惱偪塞於方寸久病之中例多心火日夕焦煎
氷炭交戰引飲無度夜不交睫雖欲安心療疾何
可得也死固臣之分也但恐帶職而死死不瞑目
此臣竊自傷痛者也臣聞往在戊午年間朴承宗
丁父憂起復拜相承宗不肯出朝廷不許遞以終
三年至今論者醜之夫承宗之不肯出未為非也
特不力辭其罪也然使重戚之人三年帶相職當
時之國無政亦可見矣今臣之謬授已四閱月矣
辭疏已十六上矣雖不如承宗之久亦可謂支離
矣如使四方之士執承宗之舊轍擬議而笑罵之

豈非可耻之甚乎語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臣之
一念血誠唯在於解職而死倘蒙　憫下之天俯
從所請則至願獲遂心緒輕安膏肓積痾或有一
分差減之望起死肉骨之　恩臣將何以報答耶
情理迫隘言失倫次伏乞　聖慈哀憐垂察焉臣
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八疏

伏以前日伏承疏　荅有若以權厝為不安則永
葬後出仕之　教　聖慈之軫恤及此微臣方寸
庶幾有獲伸之路奉讀再三不勝感泣之至亾毋

葬日近始卜得歲末而臣之賤疾自入冬來日漸
沉痼中滿不能食心煩不能寐脚軟不能步頭眩
不能坐痰壅不能語强爲經營葬事舁疾入京上
馬下馬必須數人扶掖千辛百苦七顛八倒氣竭
力盡幾乎隕絶自揣氣力毋喪既葬之後一線喘
息其能餘幾臣本擬過葬後徐觀病勢更陳情事
今聞北使之行已迫而左相出使領相引疾 國
事方殷虛席無人而臣以出仕無期之人尚帶虛
銜揆諸事勢宜有急速處置之擧且臣伏見領相
箚 答有使右相代行之 敎自昔草土之臣雖

致奪情從仕至於嘉饗宴樂之地豈可使之強參
況臣嬰纏痼疾與死爲鄰形骸筋力萬無支撑之
勢此所以更冒萬死有此籲呼者也伏乞 聖明
念國事之曠廢諒微臣之情勢 亟允所請改卜
賢德以便公私不勝至幸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十九疏資級兼帶并乞還收事

伏以臣以區區私情屢瀆 天聽自知罪犯不韙
而 聖慈憐察竟允所請 是天閔下之仁 聖
人成物之德凡在瞻聆莫不悅服況臣身親受
賜者乎感極悲至涕泗交集但恨殘喘垂盡報答

無路雖當塡壑之日敢忘結草之誠第有一段未
安事不容不再冒 宸嚴臣之自初辭疏結語以
亟許改正俾終喪制爲請續後諸疏雖語有詳略
其意一也畢竟以此蒙 俞則相職之外凡諸資
級兼帶提調並與奪情之 命皆當在還收中矣
此事理之甚明者也伏見政目則該曹以臣付職
有若尋常免相者然此必政院不能致察朦朧奉
承傳遂致該曹誤於奉行揆諸事體豈非未安之
甚乎臣之冒犯 嚴威屢疏乞免者所重在於奪
情一欵豈料蒙 允之後猶有未盡觧脫者其與

聖上勉從之意無乃相左乎伏乞 聖明亟命攸司更考臣原疏中事理改奉承傳將臣起復之命及所授資級兼帶軍器寺奉常寺都提調等職名一併還收不勝至幸臣無任崩迫戰灼之至

撰碑辭免疏

伏以即者備局郎廳來傳 上教令臣撰進三田渡碑文者臣聞 命震駭罔知所出臣荼毒之中疾病沉痼委身長卧朝夕待盡精神昏憒如在烟霧之中舊日文字百不記一莫重金石之文雖欲盡力撰出勢不可得且念碑刻之文例記撰者姓

名如臣草土之人豈可載名其間以取恠於他國手撰諸事理萬分未妥伏乞 聖明曲垂諒察亟寢成命以幸公私臣無任狼狽戰灼之至

谿谷先生集卷之二十

谿谷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啓辭十首

湖南暗行御史復命書啓

大同廳之設誠為救時良法但其中大陸節目尚有未盡料理者作米海運則有敗船難處之患本色上納則有折價不的之弊此二者不可不精思熟講要令百全無弊然後方為經遠可行之法所謂作米海運敗船難處者田稅漕運其數不多且任漕軍尚有敗溺之患再徵之數况大同作米其數極多而本無漕軍皆將賃船輸運船格軍人多

是無根奸濫之徒偷竊不謹之患必有甚於漕軍
雖不幸致敗勢難責徵於船格不知到此將何以
處之若曰而勿問則船格人等冒利生奸故為致
敗者將何以禁之有限之穀屢屢敗失則 國家
所得未免耗損若再徵於本邑則民窮力竭有不
能堪此非難處之大者乎所謂本色上納折價不
的者本廳事目內作布作米之外本色上納貢物
及方物進上之屬名目甚多本廳雖已詳定折價
但其折價之數與平日貿易之價大有逕庭 國
家只將詳定之數計給各邑使之備納而各邑價

物不足未能貿得則不知到此將何以處之進上不可曠闕價物不可再收豈不成大狼狽乎此二弊者若不料理善處此法恐難施行大槩大同之設本欲除防納跳騰之弊而本邑上納土物頗多此其所以失也蓋雖遐方絶域希貴物産若以重價貿易京洛市廛無所不有就中絶難貿得若干種外其餘皆當以米布輸納使各司主人隨便覓進似無不可況所謂本邑上納者外方未必實用本色大抵皆以價物輸上以付主人主人既食其利自能多般鉤致雖在下土外物亦將無脛自至

必無子遺然後乃已恐非　國家之利也且土豪
猾民固有隱結貧困之民尺寸皆括或有他結枉
錄替人受苦而該曹每以豪猾隱漏之故不肯放
捨戊午結數然則窮殘下户何時得沾恩澤今聞
忠清道已爲變通而湖南之民獨未蒙恩豈不冤
哉漏結括出須待量田之日伏望　亟下　明旨將
各道戊午結數一切打破皆以時起收租則殘民
庶得蘇息矣且大同廳米布今年秋等只捧四斗
者豈非以凶歉故耶然則今秋艱食之民到來春
其困必甚八斗之米匹半之布何從責出若不早

降蠲免之令春後食盡飢民流冗必無執耒耜出南畝者且觀即今盜賊已熾若流民失業所在相聚則種種可憂不可勝言伏望令本廳十分料理善處幸甚設令減其斗匹臣猶恐其難捧也須待兩麥登熟然後收米綿花結實然後收布不然必有土崩之患經用之乏臣非不知但所憂有大於經用者輕重有間況窮民潰散則雖欲督捧何可得也所得小而所失大大謀國者豈可不念此也

昔在倭寇未退之時舟師防海朝夕待變而亂離未定水軍散亡募得民丁以充船格粮餉浩大無

計給用乃於內地州縣民結收取軍粮名曰格粮每一結量出一斗猶可繼用厥後去亂已久戎事漸弛海防舟師船格之數漸就减削而格粮之徵漸漸增加頃年則一結所收多至一斗五六升舟師盛時所收猶少舟師衰後所收轉多或上使推移防納輒徵數倍之息民間田稅三手粮等役已前增加已自難堪况此格粮又是他道所無之弊孑遺之民其何以堪今若欲除弊源唯當水軍戸保完定具足收布上番自備粮食則依平時不給粮可矣此若不易亦當依當初設立每結只收一

斗或八九升要令本道監司斟酌各鎭浦一年應入軍數量出爲入無令添剩則民生之蒙患不淺矣此是道內莫重弊端不可不變通者也

凡兵家勝筭要當蓄力待變不可先事擾攘以取自困之道本道與嶺南接界皆是海賊初程釜山雖是倭奴泊船之處統營雖曰主將劄住之所若使賊有狡計安可預卜来路本道沿海設立鎭浦本意有在而自倭難以後本道各浦戰船每當風和待變之時添防統營許多邊將親領舟師自二月至九月長在戍所本鎭則付之空虛之域設令

倭奴入寇必犯嶺南賊来未卜遲速而我師先自
疲弊已非兵家長策況賊謀叵測形勢百變豈必
每每如壬辰犯如 先朝乙卯年間倭變先犯湖
南上年六月間鉢浦前洋賊舡来到而兵力分弱
不能捕獲至今邊人以為大恨不特此也每邑水
軍船格等每年遠赴他道之戍羇孤留滯種種難
堪誠有不可不變通者且加里浦遠在外洋地勢
孤絶防備最緊為一道重鎮故自前不入添防待
變於本鎮上年因統制使元守身建請本浦戰船
二隻内一隻亦令入防殊非設鎮本意請令 廟

堂察商善處幸甚
道內凡百號令皆當出於方伯如兵水使則水陸
軍政之外似當無所句管而向来朝綱昏廢體統
紊亂兵水使等或有科外誅求或有因私推捉憑
藉軍令刑杖嚴酷故官吏畏憚奉行唯謹貽弊民
間不一而足令則兵水使等雖無如前汎濫之稱
然體統不可不整肅弊源不可不永塞宜下 明
敎嚴飭兵水使軍政之外無得侵擾各官一遵方
伯約束似爲宜當
路邊各邑弊端之大者莫如刷馬一事凡通衢要

路之地往来大小公幹絡屬不絶每日所謂不下
十匹每一匹一息價米三四斗而刷馬之行或有
二息而適者或有三息而適者然則一日所費無
慮數十斗每日如是積而計之則其數無窮而皆
出於民結路傍各官凋弊最甚盖由此也明年則
大同廳雖有給價之令然許多所費安能准給不
塞弊源更無善策必須京中則草料出給不許濫
雜外方則營吏往來不給刷馬然後弊源自清冗
費自減矣大槩草料繁濫莫如今日京中諸上司
衙門各自出給而成貼之際無甚拘碍故吏胥輩

雖以私事往來皆能討得其流弊也久矣今宜嚴
立科條凡干草料皆自兵曹出給而除明是公幹
外自餘諸色雜人一切勿許出給成貼之際必須
諸堂上簽押使濫僞之徒無所容因敎各道兵曹
草料之外諸衙門草料皆不擧行且各道諸營吏
多是豪猾之輩招權用事乘肥衣輕本無不足而
往來之時皆給刷馬今宜 下敎各道監兵使凡
營吏往來時皆令自騎私馬辦此兩件事則刷馬
之弊固已去其太半然後依大同廳事目量給價
物則民獘稍紓各邑庶待支持矣

驛路凋弊馬位田地多就陳荒貧殘驛卒不能依
數立馬故每値使命之行督責刻急鞭扑狼藉雇
立稅馬苟冀無事以此轉難支堪逃散相繼竊念
諸牧塲馬空老海島多爲牧子輩所屠食若蒙量
宜挺出付與殘驛使之補立各等馬匹則驛路庶
有蘇息之道公私幸甚
參禮驛爲湖南初面咽喉大小行客入本道者皆
經此驛而近來國綱解弛積習未除濫騎之弊尚
多有之察訪權輕不能糾檢參禮道察訪宜用有
名望文官差除且可重其事權使之直狀 啓如

延曙良才等例則湖南驛路頗得倚以為重此亦
蘇息驛路之一道也目今參禮察訪曹臣俊清簡
奉職撫恤驛卒誠為得人但患權輕不能展其志
耳敢此陳達

驛路凋弊道内皆然而參禮道最甚盖參禮在本
道初面與湖西接界成歡驛乃湖西直路而物力
蕩敗不能策應人馬故往來使命騎卒參禮人馬
比到湖西地方不得成歡交遞故例為便行或仍
到京中慮其在路逃走所到之處輒令拘囚許多
人馬行到他道便被拘繫飢困萬狀以此一番往

來則人病馬斃相繼流亡若不急速變通參禮一道不日空虛此驛既敗則他驛次受其弊轉展殘破驛路斷絶 命令不通非細事也宜令該曹十分商確湖西驛路若成歡果無可爲則或令他驛代立或別様處置須使參禮人馬無便行之弊湖南驛路庶得支撑矣

請寢追崇奏請 啓辭

臣等竭誠陳 啓冀格 天意而 聖批每以勿煩二字爲麾斥之地臣等不勝悶鬱焉竊念聖人論孝以無違爲訓無違者不違於禮也昔 子顯親

之誠何有窮已然必節之以禮故傳曰不得不可
以為悅苟不度禮義而任情直行則非聖人之所
謂孝也追崇之非禮與夫前代帝王得失之跡臣
等畧已陳達不待更煩顧臣等之最所未安者若
此禮遂行則 祖宗一位必有不當祧而祧還者
為尊奉私親而徑祧百年 廟享之祖宗未知於
聖心安乎非唯不安於 聖心抑恐 大院君在
天之靈亦將不得自安也 殿下獨不念此乎
殿下每以 成廟故事為口實夫 成廟時事體
與今日差有不同況 德宗雖躋祔而 太廟無

祧遷之位則其享之輕重尤不可比而同之也本
國莫重典禮必須熟講可否斷然以爲可行然後
上請於 皇朝今者詢謀未從國人皆曰不可而
強將未定之論徑先奏稟於 天子揆之事理萬
分違碍臣等寧負瀆擾之罪不忍成 君父之過
擧伏願 聖明抑情察理亟寢奏請之 命

又啓辭

臣等累日伏閤 天聽邈然非不知仰體 聖意
泯嘿而退但此事關係至大非如一政令一擧措
之得失所以雖犯瀆擾之罪猶不能自止竊有望

於庚幾之改也自癸亥以来講究典禮已盡底蘊
而到今三司百僚一口爭執無所不用其極公議
所在斷可見矣 殿下非唯不爲察納不平之意
未安之教愈往愈甚至於再昨答崔鳴吉劄及政
院 啓辭之教辭旨深峻非臣子所敢聞聖人中
和之發不當如此臣等竊爲 殿下不取也臣等
今日所論只爲追崇之非禮也然追崇之後 祖
宗必有不當祧而祧者其害義失敎不但爲尋常
失禮之比故論追崇之非則不得不及於祧遷矣
一種異議之人知其如是倡爲一廟二高祖之說

揆間抵隙上動 天聽以成廟祧遷爲若當然者
而 聖明亦不能無動於其說執此以爲麾斥公
議之地此臣等之所深悶也伏見 答李植引避
之辭有曰搜出眞儒可據明文更爲陳啓是 殿
下猶欲更聞讜言以盡是非之實也 聖心開悟
之端或者在於是乎臣等雖極庸陋請略陳一二
禮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二昭
二穆若言其常則高曾祖考是也然帝王家承統
未必皆出於常道則雖兄弟祖孫相繼爲君必以
繼體之序爲之昭穆故魯之僖閔兄以弟爲禰周

之孝懿叔以姪爲禰此皆禮之變者然旣有春秋之定制朱子之定論今不容異議於其間也禰位旣變則自祖以上以次而變但當數其四位以備二昭二穆而已此無他唯以國統爲尊繼體爲重雖有私親不敢與於其間也　殿下欲聞眞儒明文夫胡文定朱子非眞儒乎春秋傳及朱子圖說非明文乎恭惟　殿下撥亂反正上繼　宣祖以古禮推之　宣廟當爲禰而　成廟尙在四代之中不當祧遷論其屬則雖非高祖語其廟則與高祖無異當初未及釐正祝辭仍其故號此則禮官

之失也今若改其屬禰與以上列聖祝辭同其式
例則變而不失其正矣元非難處之事今不思改
其祝禰必欲祧遷而乃已其亦誤矣至於 仁廟
之稱伯曾祖 聖教及此臣等竊服 聖明之見
高出尋常也若據古禮則 明廟本當以 仁廟
爲禰到今不當加一伯字也唯其當時不能深明
古禮因踵近代謬例致有此失而其後又不免遵
承舊謬因仍至此盖前代所失今固無如之何矣
豈可因此又誤今日之典禮也且四兄弟相繼爲
君之事先儒亦有此論矣自古昭穆之序諸說紛

紘有同聚訟然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不有大賢其誰能折衷衆説乎今以春秋之定制與朱子之定論推之則昭穆之次祧遷之節雖當變禮皆可有以處之而無疑矣臣等急於辨析是非不自覺其言之支蔓伏願 聖明虛心察理 亟賜一俞

百官 啓辭

昨承 聖批以少無疾作之漸爲教 殿下之拒臣等意在於此而臣等之所深憂亦在於此夫人之疾病得於外感者其作也易以覺其治也易以愈何也病自外至故也草土毁瘠之疾異於是人

之有身本資飲食平居以醇濃甘毳養其腸胃慣
習成性一朝頓變常度則藏府失其所養氣血無
以滋榮潛銷暗鑠日損月傷積久而後成病方其
未病也四肢百體未覺其有苦也及其疾作則頓
成憊敗之人鍼石無所施藥餌不能行雖有良醫
亦無以爲計　豈不殆哉閭閻凡庶其平日奉養不
至濃厚而執喪成疾猶患難治况於至尊之位居
養既別事務又煩與凡人大相懸絶者乎伏念
殿下自侍疾以來至于在疚凡可以致傷　聖體
者臣等雖不言　殿下豈不自量乎恐不可以疾

痛之未形便以無疾自處以拒羣下悶迫之血誠也防之於未病猶恐其已晩況欲待已病而後治之耶 殿下縱自輕其如 宗社神人所託之重何哉伏願 體聖人垂戒之意遵本朝已行之例亟賜一俞以答輿情

又

伏承昨日 聖批以須體至意爲敎嗚呼 殿下豈謂臣等都不體 聖意之至到而强爲此請者哉夫親喪固所自盡雖無知下賤皆有此心況我殿下以出天之資遭罔極之戚其欲自盡於喪制

此情何可量哉但念古之聖人孰無此心然猶多為之戒曲為之坊恒恐或過於哀毁而因以至於傷生微意所在盖可見矣兹不及者雖以不能盡禮為戒而過之者當以毁瘠致疾為憂然則 殿下今日之至意亦安得不為 宗社之重而少屈哉且臣等之為此請豈不知傷 殿下之至情哉事有緩急義有輕重當此之時事莫急於安 殿下之身則其於傷 殿下之情宜有所不暇顧也況 殿下之意雖若少傷其於禮經之本意 聖朝之通制均之有得而無失焉則其與直情徑行

而遠聖人丁寧之深戒者得失何如哉請加三思
亟賜允兪

又

頃日庭請之停也臣等非不念 聖候之難支而
批旨峻截出於至情一向相持將至於並廢藥療
故臣等急於議藥且不欲重傷 聖心相議姑退
矣昨者臣某等登對仰瞻 天顔則玉色深墨肌
膚消減臣等驚憂悶迫不知所出 聖上平日春
秋鼎盛神貌充榮一朝羸瘠如許是必中氣積損
不自覺其至於此也況偏虛麻木之候已見於外

此非尋常外感之比夫草土諸疾皆生於胃土之
失養苟不急治其本雖良醫神劑終無施手之地
豈不大可懼哉臣等向日所慮在於疾病之將發
而今則病已成矣失今不治後悔無及臣等見事
不明遽輟伏閤之請到今追思罪合萬死玆敢與
在廷諸臣復申前請期於獲 命而後已伏願
聖明深惟 宗社之重體聖人滅性之戒亟從權
制以答羣情

百官 啓辭

臣等將追崇一事苦口力爭辭竭意盡而 殿下

一向牢拒夫　殿下豈欲盡斥擧國之公議臣等
亦豈欲強拂人主之至情哉顧　殿下蔽於顯親
之情他有所不暇顧而臣等區區愛君之心只恐
成君父之過擧取天下後世之譏議此所以上下
相持愈久而不止者也夫禮者天下之正理名蹄
儀物皆外物也人子事親之道存沒始終一於禮
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若徒欲致隆於外物而不
顧其失於正理則非聖人之所謂孝也古之明王
唯其灼見此理故身爲萬乘之主可以唯意所欲
而不敢以違禮害義之擧加之於其親天下後世

稱義而無異辭焉若漢之光武是也豈非後王之所當法乎唯我 殿下聖學高明洞照萬理禮經本意古今得失宜無所不知而至於顯親之道不以古先哲王為法而反欲蹈叔季之末失違拂正議斥逐儒臣使人心鬱抑士氣沮喪此豈臣等所望於 聖明哉況強祧祖宗則有乖於恭承 宗廟之義徑稟 天朝則亦失於恪謹侯度之禮犯此二愆將何以為國請加三思亟寢追崇奏請之命

大司憲引避 啓辭

臣以庸陋無似過蒙 恩渥前後屢玷言地略無
絲毫報効頃於議禮之際適忝此職冒上一劄而
殿下終靳片語之答身爲言官進言而不見報律
以古人言責之義其不可再入臺閣也明矣不料
今者又叨 新命驚惶怵惕不知所以自處臣竊
見國事之艱危已到無可爲之地而 殿下之自
聖厭言不但見於聲音顔色而已凡論一事糾一
人其言出於有司則或從之發於臺諫則輒拒之
故臺官每當論事逆揣所言之必不入氣沮意闌
只爲偃俛塞責之計而其視臺閣如處荊棘之場

塗炭之地唯以巧避速免為幸嗟乎此豈治世之
事而所望於 聖明者哉昔宋氏之季朝野以言
為諱及虜至事急始許言事時人有城門閉言路
開之謠今則城門雖閉言路猶不開四方竊議將
謂斯何近日憲府所論數事切中時病言言藥石
殿下非唯不從其言 反下未安之教至以不潔
二字加之於敢言之臣 王言一播中外駭歎節
介之士皆思奉身而退不願立於 殿陛之下似
此景象其累於 君德傷於國脉可勝言哉於斯
之時雖使剛方勁直之士處之言路猶恐無以盡

格王正事之責況如臣之選慄昏蔽已試不職
者決不可再污臺席請 命遆斥臣職

大司諫引避啓辭

國家建設臺諫以為耳目之寄盖欲交修不逮可
否相濟納 君德於無過措刑政於至當而已故
人主之所是言官以為非廟堂之所可臺閣以為
否和而不同固當如是若使知過舉而不能正有
所懷而不肯盡上下雷同諂諛成風則將焉用臺
諫為也 聖上臨御以來始初清明誠無疵吝之
可議而獨於聽受之際未盡轉圜之美凡罪狀之

顯著者守宰之無狀者至於微瑣節目未甚妥當者久煩論列未蒙 允俞訑訑聲色兆已見矣有識之士頗以為憂伏見昨日 答憲府之啓有曰大臣稟定之事不度是否每必論之殊極非矣臣等相顧盱歎未曉 聖意之所在也使朝家施措克愜輿議則臣等固當欽服之不暇不然豈可含糊泯默一味苟同使國事漸趍於日非乎 聖敎至此恐非國家之福臣等俱以無狀待罪言地誠意淺薄骨鯁不足致令 君上厭薄諫諍臺閣隳損風采更何顏面仍叨匪據請 亟命遆斥臣等

之職

大司諫引避 啓辭

昨日正言李景曾以前 啓相議事來到臣所司諫權鏷送簡於臣乃五衛將李廷臣削奪官爵邊遠充軍事也李廷臣者臣實素昧平生但聞曾被重駁久在廢斥近始收叙復官云而李景曾言其得謗之事南中人或有別樣說話云故臣意以此重大罪名不可造次論之且邊遠充軍必罪犯軍法然後可擬此律欲待會坐商確論 啓以此回答同僚之意皆然而權鏷一向牢執只改充軍一

欵必欲趂即論 啓再三往復終不歸一夫言官論事之體一人發言則諸僚僉議參伍得實然後啓達盖所以重其事而慎之也廷臣論 啓有何大段忙急臣亦非謂斷不可論也徐待同僚齊會論議歸一然後爲之不過遲一兩日而權鑊執滯乃爾臣竊未曉其意也大抵不爲已甚聖人之訓也論人之罪輕重低昂自有恰當道理一人之身一時之罪豈可每每提起廷臣所犯臣實未知顚末設令果有其事前已重被罪罰經久敘復之後得一冗散軍職而又復論劾則無乃近於已甚乎

噫言官彈論豈宜容易自彈論者觀之只是一開口一舉筆之爲耳自被彈者言之實爲前程之大累一生之深恥其間或有因誤聞者或有挾私憾者故居要路者每有快意市權之便而蔭武微官常懷怵迫無聊故臣常自戒於心自忝言地以來絶不敢縱意搏擊雖緣稟性罷軟實是素志如此平生與廷臣元無半面之分豈敢有一毫顧籍只欲論事詳審而已同僚不亮臣意忙忙急急猶恐其緩卻一日竟至惹起鬧端而後已吁亦異矣臣以駑劣無似忝居諫長曾無一事報效而見輕同

僚言未取信前後引避瀆擾於哀疚之中臣誠慙惧無以抗顔朝列且同僚既已引避允不可冒居請
命遆斥臣職

谿谷先生集二十一